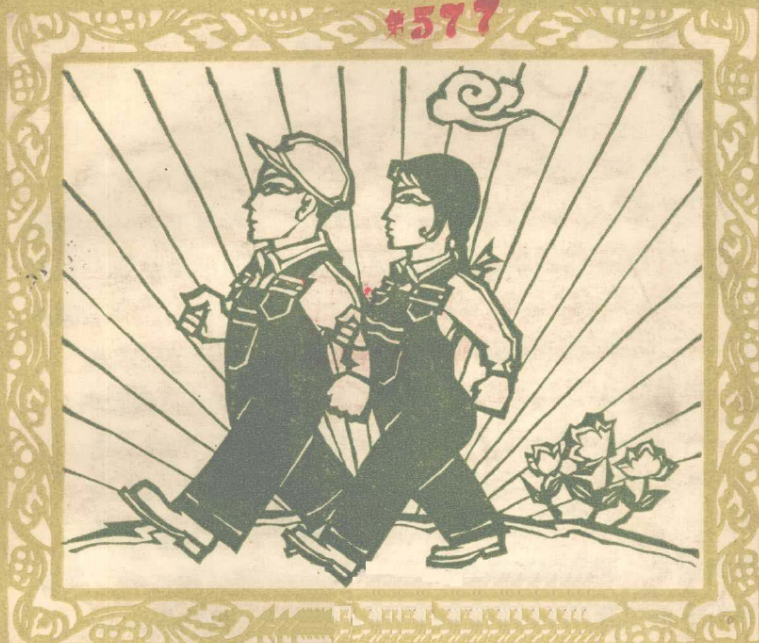


#577



獨幕歌劇

小 繼 和 小 鳳

熊維喜、郭家森合作

熊維喜執筆

湖北人民出版社

F4142

0508

內容提要

資方从业人員陳大漢，盜竊國家資財，私設地下工廠。青工李小繼，由於覺悟低，對組織不滿，而被他拉去做私活。陳大漢還利用他的妻子的表妹胡小鳳來誘惑小繼，把小鳳安插在地下工廠里跟小繼當學徒。後來由於開展法制教育，這一對青年人才認識到自己走錯了路，想向組織上坦白交代，可是陳大漢卻威脅他們；並企圖嫁禍於小繼。最後，在工會主席的支持下，他們大膽地揭發了不法資本家的罪惡；不法資本家陳大漢夫婦，在人證物証面前，不得不低頭認罪。

* 577

小繼和小鳳

獨幕歌劇

熊維喜、郭家森合作

熊維喜執筆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江漢印刷廠印刷

787×1092 1/32 開 • 5/8 印張 • 13,000 字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0

統一書號：T10106·141

定價：(5) 0.07 元

F4142

時間：1957年秋天。一个礼拜天的下午。

地点：在某城市的資方从业人員家里。

人物：

陈大汉——不法資产階級分子，35岁。

何曼丽——大汉妻，32岁。

李小繼——汽車修理工人，22岁。

胡小凤——曼丽的表妹，18岁。

刘芳耀——工会主席。

布景：陈大汉的客厅。左通陈大汉夫妇住的套間，右通胡小凤住的套間，各套間門口都挂有布門帘。客厅正中放有五屈桌一張，上摆各种精美用具。室内有椅子、衣架、穿衣鏡、沙发等家俱。

幕启：陈大汉銜着香烟，得意洋洋地坐在沙发上。用鏡子照臉。

陈大汉：（唱）陈大汉生就有福象，

吃好穿好不用忙。

白天在厂里当干部，

夜晚还开汽車修理行。

今夜晚电影真正好，

邀我的曼丽去看一場，

收拾打扮我把曼丽嚷，

曼丽！

快快出来你莫誤时光！

〔何曼丽着一般家庭妇女的服装，满怀心事地上。〕

大汉：曼丽！看电影怎不穿件象样的衣服？

何曼丽：大汉，不看电影吧！

陈大汉：（詫异地）怎么？出了什么事？

何曼丽：你看到沒有？小繼为么事唉声叹气的？这些时，晚上来得也晚了，干活也不下劲了。

陈大汉：沒得么事，大概是缺几个錢用。

何曼丽：我看不是为錢吧？！（唱）

小繼他这几天情緒不好，

丢撇手搭零件爰发牢騷。

問他不做声，嘴巴翹得高。

說不定呀，

听了哪个干部的話，思想变坏了。

陈大汉：（唱）听人說小繼的媽身体不好，

他定是背了包袱才发牢騷。

給他几个錢，保險滿臉笑。

試試看，

这个病只有錢才能診好。

去拿二十块錢来！

何曼丽：拿錢来做什么事？

陈大汉：暖暖小繼的心。

何曼丽：你又把錢給他，还没做到个把月活就用了三、四十

块。再把他二十块，他一个月的工资赚得几多？

陈大汉：你知道么事！这叫做“放长线，钓大鱼”。放的线长，

钓的鱼大。吃人的口软，拿人的手软。多把几个钱给他，

何愁他不乖乖地替我干！

何曼丽：我怕你再买不到他的心了……

陈大汉：唉！舍得金弹子，才打得巧鸳鸯呀！

何曼丽：（唱）这些时妇联组长开会常讲话，

讲么事资方人员要爱国守法，

（唱）我们作的事，未必你不怕？！

小心点呀！

要提防我们的事情被揭发。

陈大汉：（满不在乎）我晓得的！（唱）

陈大汉不反党不讲破坏话，

我不象右派分子野心家。

在厂里我表面充积极，

在家里暗中把财发，

他们搞运动，好似把风刮，

不要紧呀，

只要买佳李小继什么也不怕。

何曼丽：你真有点板眼哩！

陈大汉：这是我多年的老经验了。可是小继到底为什么事发牢。

骚，我们还不晓得。他跟你表妹小凤不满好么？你能不

能找小凤探探他的心事？

何曼丽：只怕这个丫头把我们的假戏真做了，不给我讲真心

话了。

陈大汉：有錢能买活人倒地，多許点愿，二天找到好愛人时
多賠她点嫁妝。

何曼丽：（故意与陈为难，以抬高自己）这个事我办不到！

陈大汉：多动点脑筋，猴子不上树，多打两下鑼！事成了，
你放心，金項炼这回要給你买回的。

何曼丽：（嫣然一笑）这回說話可得算話喇！

陈大汉：当然哪！（从衣袋內拿出支票給丽）这是一百元的支票，
快兌回，順便找小凤談談。

何曼丽：（接支票）等那个洋牛来了多灌他一頓洋米湯！（下）

陈大汉：（思索）想不到做私活的也有难分难解的思想問題。

〔李小繼上。

陈大汉：（假殷勤）小繼今天来这么早。剛才我跟曼丽商量，要
到你屋里去看你母亲的病哩！好了些么？

李小繼：謝謝你。

陈大汉：我曉得你这些时为难。莫着急，你的事跟我的事一
样。有飯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我叫曼丽借錢去了，回
来再給你二十块！

〔小繼不語。

陈大汉：这几笔活虽然賺了几个錢，开支太大了，房租水电
都要用錢，还要添工具。唉！

〔李小繼不語，但审視着陈的臉色。

陈大汉：这些时我有哪些缺点，你給我提出来好吧！再不咱
們把眼目公开。

〔小繼不語。

陈大汉：那部車子还得几天才能修起？

李小繼：我根本就沒有做。

陳大漢：我許了別人后天交車，那怎麼辦？

李小繼：頂好退了它。我再不幹啦！

陳大漢：（大驚）這是爲什麼事啦？

李小繼：（唱）這幾天領導對我懷疑很大，

我的師傅每夜晚到宿舍檢查，

又找我交換意見談了話，

質問我深更半夜為何不歸家？

我當時向師傅講了謊話，

因母病在家中侍候媽媽。

上了班干起活眼皮打架，

生產上完不成任務廢品增加。

聽廠長作報告我檢查一下，

才知道干私活不利於國家，

依我看干私活就此作罷，

再要干李小繼決不參加！

陳大漢：（唱）看起來李小繼膽子不大，

這一點小事情何必怕它？！

政府號召增產節約生產擴大，

搞副業爲建設並不犯法。

周瑜打黃蓋一個愿挨一個愿打，

我們是生鐵補鍋憑本事把錢拿，

前怕狼後怕虎真是笑話，

業餘時間誰要干涉違犯憲法。

李小繼：對，業餘時間誰也管不了，可是上班打瞌睡出廢品，

完不成生产计划，这个不违犯宪法？

陈大汉：哟！你把工会主席的一套“教条主义”都学会了。

李小继：再说你还利用多领少报的办法，弄回了那些工具、零件，要是查出来了……可就不是教条了。

陈大汉：（吃惊，但又假装镇静）你真是个胆小鬼，搞点把东西怕么事？！纵然查出来了，也只能怪工厂里的制度不健全。哪个又晓得是我们搞的呢？

李小继：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天天在厂里出进，总感到不大自在，思想上象背个包袱。

陈大汉：那是你想着的。扛着点，这事你不说我不讲鬼都猜不到。

李小继：纸糊的棺材埋不了人，我们干的事终久是要被揭穿的，不如自己向领导上交代好些。

陈大汉：好些？！那才是穿蓑衣打火，惹祸上身，一堆屎不臭你要挑起来臭。你实在要坦白也可以，别忘了工资改革时你讲了些么话，反正我坐牢也跑不掉你。我坐牢曼丽拿定息可以吃一生，你把你的母亲和小凤交给谁？（缓和地）好好考虑一下，做哥的不会害你，莫三心二意地随着别人哄。搞运动嘛，三、两天不就过去了？！我们还要活一辈子的！快把那部车子修起。我还要到王师傅姚师傅那里，请他们明天晚上来干夜活。（下）

李小继：（想追陈，但又止）王师傅！姚师傅！难道你们也想走我这条路吗？这是陷入坑啊！（唱）

王师傅、姚师傅拿得定主意，

决不会贪图小利为他所迷，

胡小凤：我干私活对资本家果然有利，可是……
车间工作无人管要大受损失。
下决心向领导坦白检举，
又恐怕陈大汉把旧账来提，
到那时搞他不到反连累自己，
如果我检举了他，整不死他，他反咬我说厂是我开的，
工具是我偷的。那我可怎么办？——不考虑这些吧！我
就是会受处分也是应该的。

〔胡小凤声：“小继！小继！”〕

李小继：有了。（唱）

同小凤商议好再找主席。

胡小凤：（身着油污工人装）你在搞什么事呀？那个车弹子我怎么也按不上去！

〔李小继不语。〕

胡小凤：你怎么不作声？

李小继：我有些不舒服。

胡小凤：么病？到医院里去诊一下！

李小继：我这个病医生诊不好的。

胡小凤：（担心地）是么病？

李小继：唉！跟你说也无用。只怕将来害了你！

胡小凤：（以为小继已有爱人，因而眼泪夺眶而出）我明白了。我太不自量啦。明明别个瞧不起你，偏要赖着干！（背脸流泪）

李小继：（焦急地）唉，莫误会了，我不是为的婚姻问题。

胡小凤：那一定是嫌我不是个正式工人！

〔李小继摇头……〕

胡小凤：我不是馬上要轉为正式工人么？

李小繼：哪个說的？

胡小凤：我表姐夫說的，他已經把我的申請書交上去了。

李小繼：他說你当工人？你在做梦！

胡小凤：（唱）你說話完全是看我不起，

当学徒哪一点我不积极？

我的父亲是老工人把机器修理，

解放前受压迫与世长离，

讀中学我母亲供給不起，

早就想去劳动为社会出力。

恰遇着我表姐信到家里，

她要我进你們的分厂把技术学习。

我虽然寄住在表姐家里，

我与她也只是貌合神离。

你說我在做梦是何道理？

不鼓励反打击真成問題。

李小繼：（唱）叫小凤你不要乱发脾气，

我說你在做梦本有来历。

我們这里并非分厂你中了詭計，

这里是地下工厂違犯了法律。

胡小凤：（大惊）怎么？这是个地下工厂？我表姐說这个厂是你們厂里設的分厂，才叫我跟你当学徒的。

李小繼：那完全是騙你的！

胡小凤：既是騙我，你們厂为什么又撥那些工具和零件来呢？

李小繼：都是你表姐夫利用多領少用的办法盜窃来的。

胡小凤：我表姐还说陈大汉在社会主义高潮后改造好了。哼！

(唱)

我一向被他們蒙在鼓里，
到今天才解开內中秘密，
我表姐她夫妻手段卑鄙，
偷工具开私厂又把人欺。
怪不得他的生活花天酒地，
想不到他还在把剝削飯吃。
表面上把小凤当作亲妹，
实际上她把我当作奴隶，
叫小繼你随我到厂內檢舉，

李小繼：(唱)拉住了小凤妹莫要性急。

你只要想檢舉他，就有办法，我也正是为这事要找你，
我們不能打草惊蛇。

胡小凤：你那时为什么也要跟着他干呢？

李小繼：(羞愧地)唉！談不得，都怪我个人打算太重了。总認
为自己級評低了，对領導不滿，被他花言巧語拉下水的。
前几天領導上批評我，我还想不通。自看了廢品展覽以
后，我覺着我确实对不起党和政府，对不起工人阶级！
有时間我好好給你談談这些事。我剛才动員陈大汉坦白
交代，他不但不介意，还说再要找几个师傅来。我馬上
去找主席交代这事。你要注意着他們这一、两天的动静。

胡小凤：你明天晚上来一下！

李小繼：好！(下)

〔暗轉。〕

時間：第二天夜晚。

地點：如前。

〔何曼麗焦急地望望屋外，來回走動。〕

何曼麗：（唱）陳大漢去把姚師傅請，

他一去半天無信音。

排骨湯已冷，他還未回程，

急死人喲！

一點小事做不了真是個木头人。（看手表）

今天又是到九點半還不回來！昨天請不來，我看今天還是請不來！

〔陳大漢愁眉不展鬼鬼祟祟地上。〕

陳大漢：（唱）屋漏更遭連夜雨，

行船偏遇頂頭風。

小纔不想干，請師傅也落空。

真倒霉喲！

偏遇到工會主席把我訓一通。（進門，頹然坐在沙發上）

何曼麗：你回來了！我準備教人提鑼去找你的。請的師傅呢？

陳大漢：莫提啦！（唱）

下了班我去到姚師傅家內，

很不巧碰上了工會主席。

屁股沒落地，就講大道理，

我點頭忙稱是，他講得不歡氣；

勸我要守法，硬象摸清了底。

我跑了一夜晚，什麼都沒吃，

狠死人哟！

請師傅的事情我哪里还敢提？

說不定他还要到我們家里来哩，他来了要看到这些工具、

零件怎么办？

何曼丽：这点小事就手忙脚乱，你平日的板眼呢？

陈大汉：我現在是計穷力尽，随么办法都沒得。

何曼丽：既是計穷力尽，就应当找个軍师領教領教！

陈大汉：我的活姆媽，我急得要死，你還在开心，这个事情

教我向哪个領教？

何曼丽：向哪个領教？就向她！（划一圈后指在自己鼻上）你說

可不可以？

陈大汉：么样？向你領教？

何曼丽：你还瞧不起？（把脚一翘，两手抱膝）

陈大汉：我不是瞧不起，怕別人說我从师不到，学艺不高。

共产党的办法該几高，你能对付得了？

何曼丽：哟！共产党的办法高呀？哼！犁轅往下翘，冲担往

上翘，各有各的窍；怕它不架它，架它不怕它。他有来

言，我有去語，办法多得很。

陈大汉：請問有哪几个办法？（指小凤住的內室）瞄一下！

何曼丽：（走向右边小凤住的房門口，望了望后又轉回）人睡死了！

放心听我說吧！（唱）

第一个办法把工具窖，

毀尸灭迹讓他們找不到。

另件都收起，賬目也藏好，

怕什么？

拿不着真凭实据不敢把家抄。

陈大汉：（唱）第一个办法想得好，
你的命令我都遵照，
只怕李小繼，思想在动摇。
怎么办？

他要是坦白了我們要坐牢。

何曼丽：哼！（唱）

哪怕他小繼思想动摇，
来一个反扑教他吃不消，
說他开工厂，还把工具盜。
到那时呀，
他坐牢讓我們法外逍遙。

陈大汉：（唱）第二个办法用得傲，
孔明再生也沒得你高。
光凭我們說，人証哪里找？
事难成呀！

何曼丽：（接唱）

叫小凤做人証他往哪里逃。

陈大汉：（唱）小凤和他的感情好，
她要是不咬小繼就遭了糕。

何曼丽：（唱）說你有心眼，真是个体面茗，
变計劃啲！

小凤的面前把阴阳火燒。

撮得他两个人顛顛倒倒，

一定要感情破裂把婚約取消，

只等鷸蚌爭，我們的机会到。

陈大汉：（接唱）

靠不住吧！

何曼丽：（接唱）

你放心这个事由我来包。

陈大汉：交給你怎么办？

何曼丽：当然可以。有那个胆子才敢吃你这付过藥。小凤和我是姑舅表亲。她不卫护我还卫护小繼？指甲往里撇不痛往外撇痛。

陈大汉：外头有个好抓手，屋里有个好笆箕。人家說我享老婆的福，一点都沒說錯。你真是我的救苦救难的活观音。菩薩。观音大士在上受弟子一拜。（跪下磕头）

何曼丽：这一套又来了。

陈大汉：謹遵法旨。請法駕光临老通成消夜。

何曼丽：莫消夜了，赶快动手吧！

陈大汉：消了夜也来得及。

何曼丽：好，走哩！

〔何曼丽和陈大汉同下。小凤自右边內室上。〕

胡小凤：哼！我現在才認清了你們的真面目！（唱）

方才假装睡未醒，

他們的話儿我听得清；

作事无耻品格丧尽，

身披人皮野兽心。

小凤我虽然年紀輕，

我决不昧良心去害好人！

决不辜負李小繼，

决不讓他們的陰謀逞。

哪怕他心血都用盡，

要讓他弄巧成拙枉費心。

我的主意已拿穩，

去找小繼說分明。

(小凤欲下，小繼上。)

李小繼：你到哪里去？

胡小凤：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他們出去消夜去了。

李小繼：我也要找你！(唱)

我向主席交代后，

(包袱卸掉一身輕。

主席听了喜不尽，

同志們个个都欢迎，

說我小繼立場穩，

揭露了一个大案情，

小凤呀！

我們要跳出这陷人坑，

(要)要按着主席的指示把事行，

要謹防他們毀灭脏証，

隱藏的工具要記清，

要注意他二人言語行动，

大胆地揭发他們切莫留情。

胡小凤：(唱)小繼哥，你細听，

我把剛才的事情对你說明，

陈大汉夫妻把計定，
要誣告私厂是你經營。
說你暗地开工厂，
私招学徒欺騙人；
偷盜工具和零件，
都是你的主謀人。
为了害你找人証，
想哄騙我小凤年輕人。
这样害你还不算，
还要挑撥我們的感情。
小繼快快想办法，
莫讓他們嫁禍于人。

李小繼：陈大汉呀陈大汉，你不坦白还想下毒手，对你也算仁至义尽了。小凤，我担心你……

胡小凤：你担心我的生活吧！我有一双手能劳动，我的生活不成問題。

李小繼：我担心你能不能跟我过得来！

胡小凤：（生气）我真不知道你怎么能說出这样的话，我又不是貴族小姐……

李小繼：好，这才真是我的……同志！（和小凤紧握手，互相凝視）好了，我把这些情况給主席汇报一下，說不定今天晚上就打他个措手不及。你在这里要見机行事！我走了！

（下）

胡小凤：好，我知道。

（小凤进右边內室。陈大汉、何曼丽醉意朦朧地上。不